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景磐 著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景磐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孔子的教育思想

陈景磐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4插页 62,000字

1957年7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2版

1981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6,001—21,000

统一书号：7106·95 定价：0.50元

先師孔子行教像

德侔天地
道冠古今
刪述六經
垂憲萬世



孔子像



杏坛(在山东曲阜孔庙的正殿前，相传孔子曾在此教学)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
孔子弦歌鼓琴”(《庄子·渔父》)。



孔子中年时期的教学活动 (明弘治刊圣迹图)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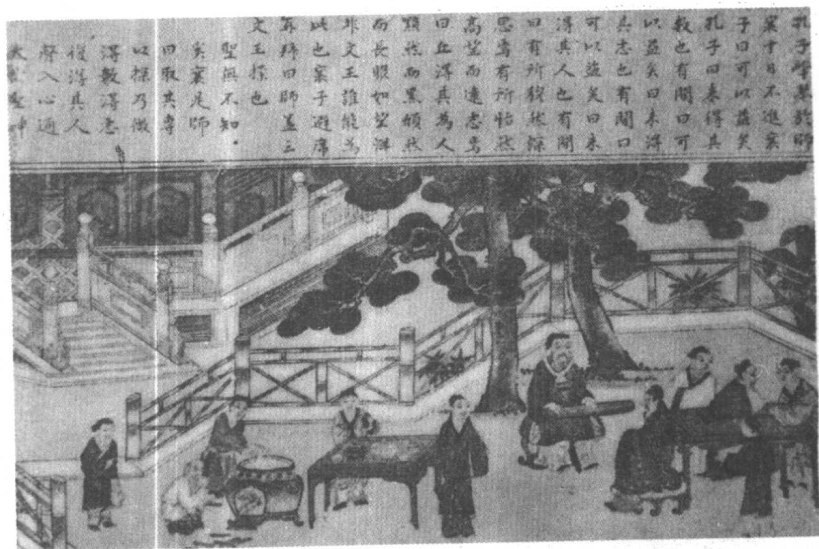
孔子晚年的教育生活（明弘治刊圣迹图）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乱兵包围时照常讲学（明弘治刊圣迹图）

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于野，“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学习音乐 (明弘治刊圣迹图)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

修 订 说 明

自1957年《孔子的教育思想》出版以来,著者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孔子的教育思想的文章,如:《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中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教育》、《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西方学者孟录、顾立雅等论孔子的教育思想》等。这次修订版,根据上述这些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在修改的过程中,也广泛参考了学术界已经发表的不少有关孔子思想的论著,对这些论著的作者们,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本修订版中变动较大的有:

(一) 在第七章“孔子的教学方法”中,增加了:“注意关于道德教育任务的培养”一节。

(二) 把第八章的“孔子的‘身教’原则”,改为“孔子论教师”。

(三) 增加了:“西方一些学者论孔子的教育思想”一章。

(四) 把孔子的阶级立场从原版的“基本上代表当时带有贵族性的新兴地主阶级立场”,改为“基本上代表当时比较开明的奴隶主立场”。根据这种改变,对一些有关章节的内容,也作了一些相应的修改。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盘否定了

孔子及其思想，大搞其“影射史学”，以实现其反革命的政治阴谋。粉碎“四人帮”后，有不少人提出要求，应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再评价，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本书的修订出版，也就是要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再评价。同时，旨在指出：孔子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所以对他的生平、世界观、政治思想等方面只作最简单的介绍，而主要注意于其与教育思想有关的部分。

孔子的思想支配我国文化界达二千多年之久，有关他思想的文献，真是浩如烟海，罄一人毕生的精力，想亦难窥其思想之全貌。更因著者水平所限，本书内容、文字上的缺点或错误一定很多，希望读者不吝赐教，多予批评和指正。

著 者

一九八一年三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一 绪言·····	1
二 孔子的生平·····	8
三 孔子的世界观·····	16
四 孔子论教育的作用·····	22
五 孔子教育的目的·····	28
六 孔子教育的内容·····	36
七 孔子的教学方法·····	56
八 孔子论教师·····	81
九 西方一些学者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89
十 结语·····	108

一 绪 言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我国教育史上，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对于我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极大，在国际上也负有盛誉。他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是，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人们对他的评价，直到现在还相当分歧，各时代、各学者对他常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例如：

在他那时代，他常被称为“夫子”，他不敢接受“圣人”的称号，仅希望作一个“君子”^①。战国时代，他常被称为“圣人”，含有“大而化之”的意义^②。即使是儒家的反对派韩非，亦称他为“圣人”^③。但是，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中某些保守部分还受到进步的思想家所反对。

秦汉以后，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建立起来了，他

① 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② 《孟子·尽心下》：“大而化之谓之圣”。

③ 《韩非子·五蠹》：“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

的学说很快就得到了封建贵族的大力支持，基本上成为我国两千多年来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常利用孔子的学说来约束人心、麻痹人民、抵制进步势力，并把他抬得非常高，给他涂上了王者或神明的色彩，把他化装起来，弄得他面目全非。本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夫子”，一个“教授老儒”，竟然坐上王位或神位，受天下人盲目的崇奉，这当然不能由他本人完全负责。例如：

汉人常目孔子为神，说他是什么天神“黑帝”之子，能先知秦始皇之坑儒及其沙丘之死，甚至他住屋的墙壁亦能发出音乐，以阻止鲁恭王的拆屋。董仲舒解《公羊传》的“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后圣”，指的是汉高祖，他说：“孔子豫为汉朝作《春秋》，传治道”。他虽然是号称儒家，实际上是更接近于阴阳家，自汉以后，孔子思想体系越变越纷繁庞杂。宋明理学家虽也打着儒家的招牌，其实乃是儒释道合一的杂烩，离孔学越走越远。

王莽在他没有篡汉前就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第一个给孔子封号的人。他这样尊孔是与他的政治企图联系着的。汉明帝永平二年，孔子的图像正式输入全国各级学校，受全国师生的崇拜与祭祀，此种仪式继续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

有时他也被尊称为“素王”。

唐、宋时，孔子正式被封为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孔子被封为“元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改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朝依旧例，在大德十一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清两代，由于帝王的权力提高，孔子的王位也保不住，从王位降到师位。例如，洪武十四年，命全国各地毁孔子像，代之以木制牌位，称孔子为“先师”。嘉靖九年，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庙为“先师庙”。清沿旧制，亦称孔子为师。顺治二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改封为“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帝亲题“万世师表”四字悬之于各地文庙。孔子虽然不称王而称师，但是他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

清末民初，“今文家”复兴，尊孔子为“教主”，其地位与天地等同^①。民国初年，他们成立了“孔教会”，并建议国会以孔教列入宪法，定为国教，虽以二五五票比二六四票失败，但这也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势力的雄厚。

伟大的“五四”运动以后，孔子的地位起了根本的

^① 参考康有为：《孔子改制考》，1920年南海康氏北京重刻本，卷10，第1页。

改变。“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乃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人——孔子，他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当然要被推翻，所以“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当时文化界中是很高的。不过当时也有不少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如李大钊、鲁迅等人，虽然也积极参加打倒孔家店，但不是“掊击孔子之本身”，对孔子本人还是“原谅”的，称他是那个时代的“圣人”或“圣哲”^①。

当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为了麻痹人民，奴化思想，孔子又很快地被恢复到与天地日月同等的崇高地位^②。孔子所提倡的封建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又正式被公布为“陶融儿童及青年……之国民道德”，并以之作为各级学校的教育宗旨^③。这种教育宗旨的虚伪性和欺骗

① 参考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② 例如：反动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孔子歌”：“天高兮！无不复；地厚兮！无不载；日月之明兮！无不照，……”

③ 参考：192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公布的，“教育宗旨与实施方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性，早被当时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雄的旗手——鲁迅彻底地揭穿^①。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白指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半封建文化）的代表。”^②

当然，中国社会发展到脱离封建主义的时期，孔子所代表的封建文化，这种上层建筑的思想体系，无疑是反动的，是要彻底地加以摧毁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

① 鲁迅指出：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育宗旨，不过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鲁迅：《真假堂吉珂德》。《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55页。